

晚风·龙光塔

正是橙黄橘绿时

| 华霞云 文 |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一到秋天，莫名的，就会有很多滋味涌上心头。可到底是何种滋味，却又是说不清、道不明。

以前，我觉得秋天的滋味是酸甜的，也许源于小时候的记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水果并不多，比较常见的无非是苹果、橘子、香蕉。对我而言，苹果、香蕉是稀罕物，只有无锡姑姑来家做客的时候，会带上几个苹果或捎上一小把香蕉，而这样的日子很稀少，一年也就两三次。

于是，我渴盼着秋季的到来。那时的南方农村，很多都种水稻，收割时间一般在霜降节气过后。这个时节，稻子成熟了，橘子也成熟了！

大人们忙得脚不沾地，收割、脱粒、扬谷、晒谷、装袋……构成了农忙的主旋律。汗水和着灰尘，一种特有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大人忙，小孩却是最快乐的，没有人管啦，撒开腿可劲地欢。而我的快乐和他们不同，可以换橘子吃啦！

一到那时，就有人挑着苗篮（无锡方言，一种用竹篾编制的敞口大竹筐），装着黄澄澄、香喷喷的橘子走街串巷叫卖。可以用钱购买，也可以用稻谷类的粮食换，具体怎么换法记不得了。因为新稻马上可以上来，家里的陈稻拿掉一点大人也不会骂。我一听到

叫卖声，就会喊住他，然后兴高采烈装上半桶陈谷子，“哼哧哼哧”拎过去，看着他熟练地称着，嘴里叽里咕噜换算着，然后倒了稻子，开始往桶里放橘子，这个过程真令人愉快。拎回家，迫不及待剥开一个，小心地掰开取下一囊，丢入嘴里，那酸酸甜甜的汁水在唇齿之间跳跃流转，妙不可言。往往一不小心就吃多了，牙齿在不知不觉中酸倒了，可是那滋味那快乐却深深地镌刻在记忆中。一晃多年，一到这个季节，总爱买点橘子吃，不吃就像没有过秋季似的。这酸酸甜甜的滋味是橘子给的，也是秋天给的。

而今，我却觉得秋天的滋味是辛辣的，不经意间会辣得人想流泪。

到了这个“上有老下有小”的年纪。开始感到精力不济，虽还不到退休年龄，可是却总不得劲。尤其是公婆父母，不经意间都七老八十了，苍老和疾病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，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惊吓也就常常赠给了我们。我们开始着急，奔波，发愁，痛苦。

这个国庆节，大家放假在家，姐姐提议拍个合家照。距上次拍全家照已经十多年了，那是父亲七十做寿时拍的，大外孙也只有十九岁。现在，两个外孙都已成家，还多了个重外孙，也已上了小班。一大家子十多口人，九点左

右聚在了一起，但看着父亲消瘦的样子，颤巍的步伐，心里就堵得难受。不经意间，那个曾给我们挡风挡雨的男人老了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年的模样。那时的父亲常常练拳，虽然身体底子不是很好，但他好强，坚持锻炼，力气蛮大的。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，在当时大队里也是说得上的人物，如今……

虽明知，生老病死，爱恨别离，无人能逃脱。可是，当它们真正逼近的时候，又有几人能做到坦然？我的心里像被谁抹了一层厚厚的芥末，辛辣味冲得我生疼、发酸，想流泪。秋天的滋味啊，一言难尽。

我剥开橘子，掰下一瓣，慢慢地嚼着，甜中带着酸，还泛着一丝丝的苦涩。嚼着嚼着，慢慢地，我似乎又嚼出了别样的滋味。四季更替，而“橙黄橘绿”却总是伴着秋天的步伐，不疾不徐，踏着时节而来，履行着对秋的承诺。可是，有谁知道，它们为了这场约定经历了什么？是一次次的严寒冰冻？一天天的酷热煎熬？还是一场场的病虫害灾害。不退缩，不畏惧，昂起头，向前进，终成“一年好景”。

是的，橘橙也好，人生也罢，不都是一样吗。有些困难是暂时的，有些苦痛是必须的。那就让我们笑着行吧，酸甜苦辣皆尝遍，始觉世间滋味长。

情趣·健康桥

铲几棵白菜过冬

| 徐斌 文 |

一入冬季，风便多了，也变硬了。硬风扑打树木，哗哗作响。朋友圈里，已有好友拍的东北、山东雪景图片。咱们这里，离下雪也不远了吧。

妻子说，我们铲几棵白菜，放家里存着，下雨下雪都不怕。所谓我们，指我与她。都退休了，租了块地，种些蔬菜，既是休闲，又是健身，还有收获，同时借以表达对土地的眷顾与感激。

我们从年轻时开始种蔬菜，断断续续地种了几十年。但是种白菜还是第一次。

我们看着菜叶一天一天长大，伸展，变厚，变宽；看着菜心渐渐卷起，尖尖的，像莲的花蕾；看着周围原本舒展的叶片渐渐上举，优雅地向中心围聚；看着白菜像打开的伞缓慢地收拢，成为直立的光滑的散发着洁白光芒的圆柱，如同初生的婴儿在风雨中渐渐长大。我看见妻子的眼光柔和美丽，她的眼里满是欣喜。

其实白菜生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包心，这是白菜的智慧。冬季气温较低，特别是霜降之后，晚上更会出现霜冻等情况。白菜包心以后，白菜的心在最里面，而最外面的叶子都是老叶子，可以起到保护白菜的作用。而且，经过霜打后的白菜，味道才特别鲜美，还有些甜——这是很多过冬蔬菜如青菜、菠菜的共性，增加糖分可以抗冻。

白菜原产我国，源远流长。古时称“菘”，称“水精菜”。唐代元和元年，韩愈因避谤毁，又因“日与宦者为敌”，被贬为河南县令。有一年冬天，大雪飘飘，孟郊、张籍、卢

仝等人来访，韩愈把储藏的白菜细细切丝，加汤慢炖，配上冬笋，白如银丝。众人品菘尝笋，煮酒论诗。韩愈诗曰：“晚菘细切肥牛肚，新笋初尝嫩马蹄”，颇有安步当车、晚食当肉之感。

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更将白菜称为“百菜之王”。他爱吃白菜，爱画白菜，其中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，画面上点缀着几颗鲜红的辣椒，并题句说：“牡丹为花中之王，荔枝为百果之先，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，何也。”他曾异想天开地用自己的画跟菜贩换白菜吃，可惜菜贩不识货，交易没有成功。

在我看来，白菜是令人温暖的菜。寒风侵袭，雨雪将临，白菜若干宽大的叶子，由里到外层层收缩裹紧，仿佛把寒冷挡在外面。白菜是团结的，也最讲秩序。它们使我想到“抱团取暖”这个流行语。

白菜俗称“黄芽菜”，是百姓之菜，除了味美、容易储存等优点，其谐音“百才”“百财”，是人们期待的美好愿景。

我们到了菜地。妻子看看这棵白菜，看看那棵白菜，都是无限怜爱，最后铲了三棵菜。她抱一棵，我抱两棵，一路走回来，像是怀抱三个可爱的孩子。

【悠游·十八湾】

诗气古意在上河

| 过正则 文 |

中国“诗人小镇”，在浙江浦江大畈乡的上河村，说是小镇，其实是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。虽是浮光掠影，但强大的度娘信息功能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进入小镇，已近下午五点，时有微雨，但在朦胧与暮色里看小镇，还真有那么一丢丢的诗意。尽管从历史及当今看，村中并无如雷贯耳的大诗人，只是2016年2月16日，因村中三个小孩失联搜救事件，引起国内诗人的关注并被写成作品，后被中国诗歌学会命名为“中国诗人小镇”而已。尽管觉得有炒作嫌疑，但也不得不佩服浙商的智慧，至少是正能量的，大可不必计较。

浦江县，东连诸暨，西有建德，南临兰溪，北有桐庐。也许上河村被周边闻名于世的风景区所围，因而在我未去之前，连它的村名压根都没听说过。

“藏在深闺无人识”的诗意，这是我进入后才有的顿悟。

从地理位置看，蜿蜒的壶源江，紧挨上河村，村傍青龙潭，倚靠连绵山，村中镶嵌着石道古宅，潭水古桥。尽管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，但入眼走心的印痕不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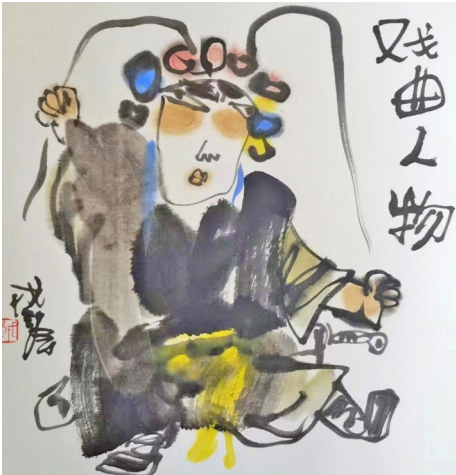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上河村，已近暮色，但村中的“三潭映月”，借着潭水清澈的反光，并不隐约。它，无法与杭州西湖的“三潭映月”比肩媲美，但也小巧玲珑。潭水清澈，白墙黛瓦，岸树倒映，锦鳞游泳，平静的潭水便有了无限生机。

“东峰日出临桥渡，正是闲人寻散步。形彩高低洞洞圆，惜多好景无好句。”广安桥，始建于明万历年（1590），清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被洪水冲毁。此桥是浦北百姓通往岩头、黄宅，到浦江县城、义乌的必经之道，对于浦江北乡的百姓来说，走出山区，物资交流极不方便。村中富商陈之叶，家底殷实，其子陈以佩见此情形，便与亲朋共商筹建广安桥，并率先捐资。在他的倡导下，于清代道光1830年，重建广安桥。一字梁桥，五墩四孔，平中有拱，倒映水中，似弓开满月，横跨于壶源江上。无论白昼黑夜，看着灰黑的古桥，长着青苔的条石，踩着凹凸光溜的石道，似有时空穿越的意味。后经光绪1877年、民国1922年的两次修缮，让它依然保持着原有风貌。2017年被列为省级文保，也就成了必然。

保存完好的古厅堂，是上河村的又一瑰宝，其中“大方伯”最为出彩。七座厅堂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它，见证了朝代的更迭、村落的兴衰，有着浓重的文化底蕴。院落深深的厅堂，以“种德、仁本、立本、思本、念祖、燕诒、星聚”命名。七进三开，纵深120余米。我到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苏州西山东村，从内里雕梁画栋、材料建造的讲究相比，即便东村的“徐家祠堂”“敬修堂”，也不能与它匹敌。据族谱记载，明洪武年间，上河先祖陈正性任河南布政使，为官清廉刚直，明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，因督粮有功被封为河南大方伯，后率子迁居上河，建造了规模阔大，气势恢宏，雕梁画栋与古老匾额相辉映的“大方伯”。在我看来，无论精美的雕刻，还是梁柱的粗壮，抑或宽阔的庭院，用气势不凡形容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华灯初上，村中转悠，夜色里更迷幻，更诗意。粉墙黛瓦，石道曲弯，树影婆娑，潭水盈盈，如此的物景夜色，倘若诗人到此，定会诗兴大发。

村中有景，景中有村，水绕村，村靠山，在我看来，先祖留下的旧居古物，自然赐予的青山绿水，既有深邃的史意，更是无价之宝。它的存在，不仅是浦江的，也是中国的，更是世界的。



戏曲人物 插画 戎锋